

剑网尘丝

梁羽生 著

(下)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三回 | 忍陷火坑
忽来侠士 | 拒婚受辱
惩恶扶危 | 789 |
| 第十四回 | 孽债难偿
前缘未让 | 不分皂白
难说恩仇 | 834 |
| 第十五回 | 陷阱自投
良知未泯 | 甘为宰割
肯作帮凶 | 900 |
| 第十六回 | 仗势欺人
佯狂玩世 | 膏粱劫美
侠士惩凶 | 985 |
| 第十七回 | 慧创难挥
芳心何托 | 但凭幻剑
仍鼓雄心 | 1015 |
| 第十八回 | 剑网纷张
尘丝难断 | 原如世网
未了情丝 | 1118 |

第十三回 忍陷火坑 拒婚受辱 忽来侠士 惩恶扶危

进 退 两 难

汤怀远道：“这里不是谈话之所，请随我来。”假山洞里有条地道，通往一间密室，汤怀远带领楚劲松进入密室，这才告诉地道：“飞天神龙恐怕已经来到京师了！”

他以为楚劲松听到这个消息，纵然不是大吃一惊，也会变了面色，那知楚劲松仍是神色如常，毫无反应。

汤怀远了以一怔，继续说道：“这消息是剪大先生派人暗中通知我的，据说飞天神龙昨天曾在西山出现。虽然还不敢断定是他，但是他的可能性十分之大！”

楚劲松仍然没有搭话，只是淡淡说道：“是他又怎样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若然证实是他，当然是要老兄出手了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新来的齐先生的武功虽然高强，毕竟是初相识的朋友。他曾与舍弟有言在先，此次他只是为了想见识飞天神龙的武功而来，是否出手，要凭他高兴。他说，倘若他看出飞天神龙的武功与他相差太远，他就没

兴趣出手；但倘若比他高出很多，他又不肯出手的。”

楚劲松笑道：“要找到一个武功刚好和他不相上下的人，可就难了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是呀。而且他出手的目的也和咱们不同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只是想见识飞天神龙的武功，不想卷入漩涡的。但你知道，剪大先生和徐大侠则是希望咱们能替武林除害，杀了飞天神龙的！”

楚劲松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咱们也不能勉强他替咱们去出死力！”

汤怀远道：“还有一层，他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人，有些事情，恐怕还不能告诉他。比如说飞天神龙藏在西山的消息，我就未便敢告诉他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你疑他是替飞天神龙来卧底的吗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料想不至如此。但防人之心则不可无。再说，倘若他只是泄漏出去，也会误事的。总而言之，他只是一枚非到不得已时不能运用的棋子！”

楚劲松道：“那么就不必再谈他了。你只说你们希望我怎样做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剪大先生请你我二人明日到穆统领府中商议，依我看恐怕他要你第一个出手！”

楚劲松道：“明天我与齐大圣有个约会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我知道。但这约会不过是拜访性质，不会耽搁你多少时间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不错，他是这样说的。但我瞧他神气，恐怕还有别的事情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如何对付飞天神龙，是目前的大事！什么事情都不会比这件事情更为紧要。这样吧，明天一早我就陪他去拜访你，即使他有别的事情要谈，中午之前也可谈完了。剪大先生的约会是在正午，我猜他很可能请你下午就去西山打探虚实。你可得先有个准备才好！”

楚劲松道：“准备什么？”

汤怀远小声说道：“楚兄，咱们是老朋友，我知道你和剪大先生是过命的交情，但这个秘密我若不告诉你，我觉得对老朋友不住！”

楚劲松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汤怀远的声音更小了：“这秘密是关于飞天神龙的身份，你不必问我是从那里打听得来；总之不会骗你！”

他们是在密室私谈，但当汤怀远说到“飞天神龙的身份”这句话时，好像还在害怕隔墙有耳似的。

楚劲松笑道：“你我相交多年，我几曾不相信你的说话。但你尚未说出他的身份，怎的就这样紧张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你不要笑我紧张，他的来头当真是非同小可！”顿了一顿，缓过口气，这才继续说下去：“你猜飞天神龙是什么人，他，他是武功天下第一的齐燕然的徒弟！”

楚劲松笑道：“你给齐燕然的名头吓住了吗？不过，你这消息未必确实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你因何这样说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据我所知，齐燕然只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徒弟，儿子和徒弟都已死了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飞天神龙就是他那个已经死了的姓卫的徒弟的儿子，在齐家长大的。名义上齐燕然是他的师祖，实际却是齐燕然亲手教出来的徒弟！正因为他的儿子和徒弟都已死了，他最疼爱这个徒孙！我不敢劝你临阵退缩，但也不敢鼓励你去打头阵。”

楚劲松笑道：“我知道，倘若我打头阵，不论结果是否杀掉飞天神龙，齐燕然是决不会放过我的了。甚至他不仅要杀我替他徒孙偿命，还要祸延我的家人呢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是呀，所以我不能不告诉你，请你自己决断。”

楚劲松不置可否，只微笑问道：“那你又作如何打算？”汤怀远眉头深锁，低声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也感到为难！本来为朋友不辞两肋插刀，但、但、但……”

楚劲松道：“汤兄有何难言之隐，若是不便说的——。”

汤怀远一咬牙恨，终于说了出来：“楚兄，我与你情如手足，另外一个秘密，我也告诉你吧。我虽然高攀不上齐燕然，但也是有过一点交情的朋友！最少，他是把我当作朋友的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两方面都是朋友，怪不得你为难了！”

汤怀远继续说道：“他那个姓卫的徒弟，生前和我交情更深。你知道他这徒弟是怎样死的吗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汤怀远几乎是咬着楚劲松的耳朵说话：“他这徒弟名叫卫承纲，是一个反清帮会的重要人物。被八名大内卫士围攻，他杀尽敌人之后，本身也受了重伤，没几天也死了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飞天神龙倒是反清义士的后代呢，怎的却会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大魔头？”

汤怀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却道：“你知道干我们镖局这行，是必须交游广阔，黑道白道都要卖交情的。何况我这镖局又设在京师，当然更加不能避免和官府往来。但说句心底的话，我还是比较同情反清的义士的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这点，我和你一样。如此说来，你是不想插手此事吧？”

汤怀远叹口气道：“为难之处就在此了，若论交情，我和剪大先生的交情比起和齐家的交情深厚得多，这次邀请各方朋友来帮忙对付飞天神龙的英雄帖，就是由我和剪大先生与徐中岳一同具名的，你说我怎能中途退出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你和他们联名发出英雄帖之时，是尚未知道飞天神龙的身份的。按说中途退出，也不能算是失信于人！”

汤怀远苦笑道：“楚兄，你是懂得世故的老江湖，怎能说出此话？徐中岳要向飞天神龙报仇！这件事是有穆统领替他撑腰的。即使我可以不顾剪大先生的交情，但若穆统领问我因何退出，我怎生回答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这可真是为难了！但事情已逼在目前，

你总得有个主意才好！”

汤怀远皱眉思索，半晌，仍是苦笑说道：“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办法，只能求教于你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急切之间，我也想不出好主意。不过——”

汤怀远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倒想问你另一件事情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请问。我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剪大先生知不知道你和齐燕然相识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不知。”

楚劲松再问：“依你看，那个齐大圣的武功是否齐家的武功？”不用画蛇添足，他所说的“齐家”，指的自是号称“武林第一家”的齐燕然这一家了。

汤怀远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敢情你怀疑那齐大圣是和齐燕然有关的家人么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不过齐大圣的武功如此深不可测，我实在不能不有一点怀疑。纵然他不是齐燕然的家人，说不定也曾得过齐燕然的传授。”

汤怀远笑道：“我对齐家的武功，知道得恐怕比你还少！”

楚劲松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那怎么会？你和他是朋友——”

汤怀远道：“他是把我当作朋友。但在我来说，我只能说是和他相识而已。而且只是见过一次面的。”接着他把怎样与齐燕然相识的经过说了出来。“就是他那徒弟卫

承纲出事那年，他曾经来过一次镖局，打听他徒弟消息。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居然能够信任我，向我打听消息。就凭这一点，我已经是不能不感激他了。”

“那次我对他毫无帮助，他的徒弟惨死的消息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。但我知道这时，料想他亦早已知道了。有一个未证实的消息，听说卫承纲身受重伤之后，仍然去找师父，他是死在师父家中的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飞天神龙想必就是那次由他的父亲带往齐家的了。”

汤怀远道：“详细情形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飞天神龙确实是在齐家长大的。”说至此处，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倒是希望飞天神龙当真是像徐中岳他们说的那样，是个无恶不作的大魔头。否则我替徐中岳来对付他，那就更对不起齐燕然了。”

楚劲松默然不语。汤怀远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人言可畏这四个字。”

汤怀远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的意思可是认为飞天神龙并非如人们所说那样坏么？不知你是何所见而云然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这只是偶然的感触。这感触是刚刚听了你说的那段有关齐燕然的故事而引起的。齐燕然不是给许多人说成是行为乖谬，不近人情的老怪物么？但在你所说的那段故事中，他却似乎也有古道热肠的一面呢。以此例彼，焉知经他亲手调教出来的飞天神龙不也有好的一面？”

汤怀远沉默半晌，说道：“可惜这‘人言’，不是普通的‘人言’，而是剪大先生说的。”

楚劲松忽地说道：“你觉不觉得剪大先生好像和以往有点不同？”

汤怀远睁大眼睛，说道：“我，我没想过。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他真的好好像和以往有点不同了。但怎样不同，我又说不上来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就有一点想不通，想不通他为什么和徐中岳这样要好。不错，徐中岳是众口交誉的中州大侠，手段阔绰比他的武功更为人乐于称道。但我感觉他有点沽名钓誉之嫌。这只是我私底下和你说的话，我想你不会认为我是出于妒忌才诋毁徐中岳的。”

汤怀远笑道：“你当然不是这样的人，倘若你是这样的人，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对你说了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那么你不觉得剪大先生如今竟然和他好像是一个人一样，是有点奇怪吗？依剪大先生往日的为人，他去喝徐中岳的喜酒，替他证婚，都还可以说是不违背他的本性的普通应酬，但这么卖力要替他报仇，甚至不惜为他而做穆统领的门客，是不是有点不大像他往日为人？”

汤怀远只能苦笑，不能替剪大先生分辩了。他心里在想：“不错。剪大先生和我不同。我开镖行，有时甚至不能不巴结官府；剪大先生是闲云野鹤之身，他本来无须去奉承穆志遥的。”

沉默了一会，汤怀远方始说道：“楚兄，你是冲着剪

大先生的面子才接英雄帖的，和徐中岳你并无多大交情，要是你认为犯不着为徐中岳卖命，你就走吧。我可以替你向剪大先生解释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你呢？”

汤怀远道：“他们不会叫我去打头阵的，慢慢再想不迟。但你若不走，很可能明天下午，你就要应他们之请，到西山去会飞天神龙了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不走！”

汤劲松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决意为朋友两肋插刀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和剪大先生是交情，但徐中岳可还不能算是我的朋友！”言下之意，显然是认为不值得替徐中岳卖命了。

汤怀远苦笑道：“你倒是把我弄糊涂了，你既要顾全与剪大先生的交情，又不想为徐中岳卖命，这两者怎能得兼？除非他们那个消息是假的，在西山上发现的那个可疑人物不是飞天神龙！”

楚劲松缓缓说道：“消息不是假的，但我也无须去会飞天神龙！”

汤怀远无暇问他怎的知道消息不假，说道：“你不肯走，又不肯去会飞天神龙，那、那怎么向他们交待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我不是不肯走，是不必走！”

汤怀远不禁又是一怔，说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楚劲松道：“他们想请我打头阵，无非是要我试探飞天神龙的实力而已，我已经试过了！”

汤怀远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什么，你已经会过飞天神龙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刚从西山回来的。在那里不但见着了飞天神龙，而且和他对了一掌！”

汤怀远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因为和他交了一招，以至伤了元气的！”

楚劲松苦笑道：“不错，飞天神龙的武功的确是比传说的更高！”

汤怀远道：“比你更高？”

楚劲松道：“纵然不是在我之上，也决不在我之下。

我年纪比他大，久战下去，只怕多半还是我输。试一招我已元气大伤，你说还用得着再试吗？”

汤怀远惊愕得说不出话来。

* * *

楚天虹正在把碰见飞天神龙的经过告诉母亲。

她只有十六岁，过去的日子都是平静无波，这一天的经历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超过了十六年来值得记忆的事件的总和。

如今她虽然回到母亲的身边，心情还是未能平静。

她定了定神，希望说得有条理一些。这半日来的遭遇，一幕一幕，重现眼前。

统领公子 调戏双妹

第一幕的场景是秋郊试马。回忆中，最先在她眼前

出现的是穆良骅那张讨厌的脸。

本来穆家这两兄弟，纵然算不得美少年，也长得相当英俊的。当然她也不是一开始就讨厌穆良骅，否则她也不会和他们兄弟一起出去玩了。

本来是印象不错的人，为什么会引起她的讨厌呢？最恰当的解释是：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由于语言无味，令她在不知不觉之间，觉得对方的面目也可憎了。

她记挂着徐锦瑶昨日说的她哥哥的事情，昨天似乎还未说完。出了城，她就一直想找机会和徐锦瑶谈话，可是却没有和徐锦瑶单独在一处的机会。甚至四个人同在一处的机会都没有。

因为穆家的大公子穆良驹在缠着徐锦瑶，老二穆良骅则在缠着她。

穆良驹和徐锦瑶跑在前面。那四匹马似乎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穆良驹和徐锦瑶那两匹马跑得快一些。她的坐骑则是和穆良骅的坐骑跑得一样快慢。

穆良骅在她父亲面前表现得沉默寡言，在她的面前却是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。

他不是不会说话，相反是太会说话了。

他不是不想讨她的欢心，但可惜他自己为可以讨得她的欢心的那些说话，却得来了相反的结果。

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楚天虹。

楚天虹是个小美人儿，但她虽然十六岁尚未足龄，却不像普通女孩子那样容易受甜言蜜语哄骗的。

不错，她是少不更事，但她是楚劲松的女儿，有她

父亲那一份高傲的气质。平时，她是好像普遍被父母宠坏的孩子那样贪玩，也喜欢别人奉承。但要是别人在她身上动念头的时候，或者是自以为看准了她的弱点引诱她的时候，父亲遗传给她的那份气质就自然而然使得她对那人产生反感了。

穆良骅不停的说话，说的无非是夸耀他父亲的权势，夸耀他随时可以拿来当作“礼物”送给楚天虹的富贵荣华。

“京城内外，好玩的地方多着呢。你跟着我包你玩得痛快，更不用担心有人会欺负你。”接着如数家珍似的给楚天虹介绍“好玩”的地方，“好玩”的事物。

“京城里好去处多着呢！女孩子没有不喜欢珠宝的，你想不想开开眼界，想的话，明天我就和你先去火神庙逛逛。”

“哈，你问火神庙和珠宝古玩有什么关系，你不是老北京，难怪你不明白了。不错火神庙里供的是华光菩萨（火神），不是珠宝古玩。但京师的火神庙却是个珠宝市场，庙里供的是火神菩萨，庙门外摆卖的则是珠宝首饰，据说是五六十个珠宝器摊子呢。有许多饰物都打造得精巧的。所以说逛火神庙，就是去逛珠宝摊子的意思。”

“不过，这些珠宝玉器摊子是给一般平民逛的，虽然也有许多老艺人打造的花巧饰物，拿来作小玩意可以，真正值钱的东西就不能在这些摊子买到了。另外有两间大珠宝店，一间也是在火神庙，一间在城里的东长安街。在那里才能找到配得上咱们身份的好东西。比如说猫儿眼

宝石啦，碧玉瓜啦，玉树珊瑚啦，汉玉玺啦，夜明珠啦，每一样都要上万两银子的珠宝都有。但这些珍奇的宝物，必须我带你去，掌拒的才会拿出来给你看的。”

说到珠宝，我家中藏的珠宝也很不少。种类是沒有珠宝店的多，但据识货的人说，有几件东西珠宝店里也找不到那样名贵的呢。‘价值连城’四个字或许夸大些，一件珠宝饰物值十万八万两银子是不稀奇的，你要听听名字么……”

楚天虹听他说了一大堆珠宝的说话，早已听得不耐烦了，皱眉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或许你认识的女孩子都是喜欢珠宝的，但我却是例外。你有价值连城的珠宝那是你的事情，我不想听。”

穆良骅给她打断话柄，甚为扫兴，愕了一会儿，这才勉强笑道：“对，对。听说令尊文武全材，最喜欢的是名家书画，你家学渊源，想必也是喜欢这个风雅的玩意了。那么，我带你去逛琉璃厂，琉璃厂是京师最著名的书画市场唐宋元明以及本朝的名家书画，那里都有。”

楚天虹笑道：“你找错人了，你陪我爹爹去逛琉璃厂那才合适。我虽然是他的女儿，对于鉴赏字画，我可是一窍不通的。”

穆良骅道：“你喜欢游览名胜，那也行。明天我和你去逛万里长城，后天去芦沟桥，芦沟桥上有四百七十三头石狮子……”

楚天虹道：“明天我爹没空。”

穆良骅笑道：“我是和你一起去呀，谁说要和你的爹

爹一起？”

楚天虹道：“我要和他一起。”

穆良骅道：“令尊曾经来过京师，这些地方我知道他都游玩过了。他未必有兴趣再去，你又何必麻烦他呢？”

楚天虹道：“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没兴趣再去。我告诉你吧，你说的这些地方，也正是他准备和我一起去玩的地方。我们一家人去，用不着你来陪伴。”

穆良骅好生没趣，静默半晌，忽地笑道：“别的地方，你爹都可以带你去玩。但有一个地方，却是他不能去的，只有我才可以设法带你进去。”

楚天虹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穆良骅傲然说道：“皇帝住的地方！我爹爹是御林军统领，大内卫士都得给我面子。只要你肯委屈点儿扮作我的书童，我就可以带你去逛御花园，说不定你还可以见得着皇帝呢！”

楚天虹小嘴儿一撇，冷笑道：“好希罕么？我又不想做皇帝的奴才，见了他也就会长命百岁。这御花园逛不逛也罢。”

穆良骅变了面色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胡言乱语，好在这里没外人听见。”

楚天虹道：“我说错什么了？难道你的爹爹不是皇帝的奴才么？”

穆良骅苦笑道：“你是真的这样不懂事呢，还是故意来气我呢。皇帝乃九五之尊，王侯相将，都是皇帝的奴才呢。做皇帝的奴才，那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！”